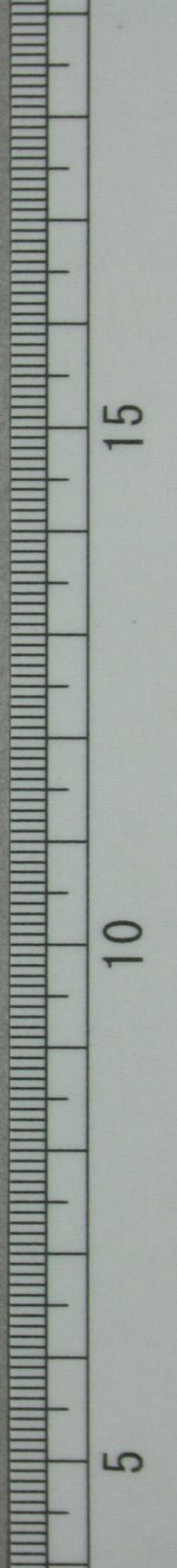




增像第六才子書 首

津田文庫
文庫 1
1710
1



增像第六才子書

早稲田
圖書館
藏書

松文庫

守園居士題



010190609141

光緒庚寅仲春上
澣上海書局石印

增像第六才子書序

原夫鏤月裁雲卓吾興化工之歎驚心動
魄聖歎有才子之稱發作者之巧睛點僧
繇傳崔微之真毫添頽愷豈謂講學不言
性而言情若共論文亦中規而中矩訛綺
語閒情之賦甯識風詩悟秋波臨去之詞
方知禪義是不獨綠么小部聲么花外之
傳紅豆妖姬粒么酒邊之記而已也因以

三餘縮之短本玲藏懷東敢云徑寸之珠
佐以文房還共吉光之羽扁舟選勝載同
文蛤香螺蠟屐探幽攜並錦囊奇句娛騷
人之目祇須略、頻彈醉韻士之心不啻
堂々佢唱幸等之左國莊史觀其掀天蓋
地之才毋徒因月露風雲求之減字偷聲
之末

康熙庚子仲冬上澣豐溪呂世鏞題

增修第六才子書目錄

卷之首

序一曰慟哭古人

序二曰留贈後人

讀西廂記法

會真記

卷之一

第一之四章

驚豔

借廂

酬韻

鬧齋

卷之二

增修第六才子書

目錄

第二之四章

寺警

請宴

賴婚

琴心

卷之三

第三之四章

前候

關簡

賴簡

後候

之四

第四之四章

酬簡

拷監

哭宴

驚夢

卷之五

續之四章

捷報

猜寄

爭豔

榮歸

增像第六才子之

目錄

二

老夫人



增像第六才子言

增像

崔鶯鶯



增像第六才子書

繡像

二

披一品衣鑄九
州錯吾無以名
之名之曰洪鈞
之橐籥

歡
郎



增像第六才子書

蘇像

三

情無是情多是

情之情無

情真是乃此
情癡謂之

紅娘



增修第六才子書

繡像

四

故細出子名以歡喜

系識不知是謂大體

張君瑞



增像第六才子書

繡像

五

張君



琴童



增像第六才子書

繡像

六

過與各人
佛莫薄重
說文張張
罪過坐坐
過不出生
二如文補
二遂過過

法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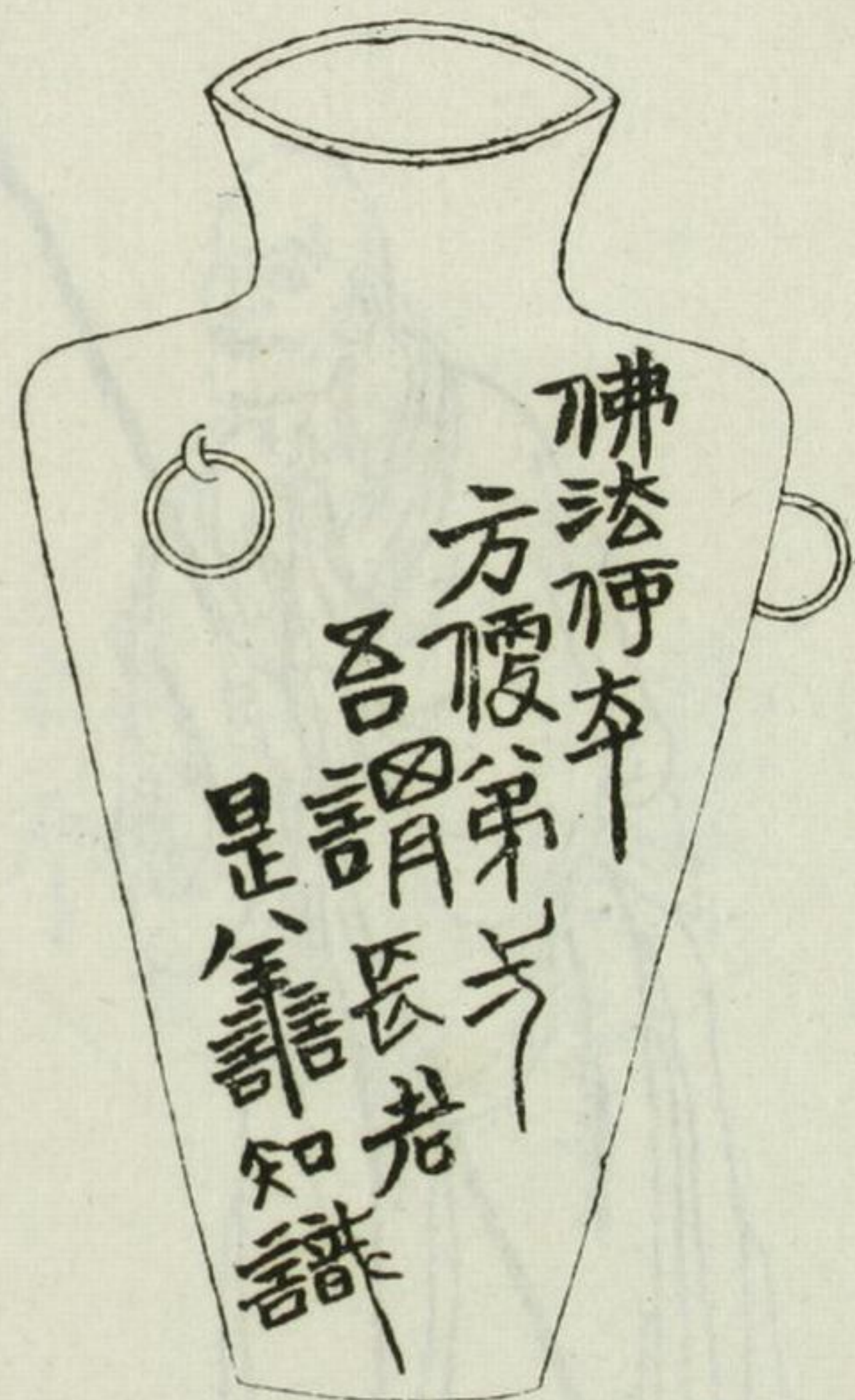


增像第六才子書

請像

抱琴
五負笈從
相期踏長安
之月也西岳
峯南寺
之月

法聰



惠明



增像第六才子書

錦標

九

欲做周方
偏逢措大道
場未散時幾
乎頭敲破

杜將軍



增修第六才子書

續修

十

為張生出死力
亦是為佛善提出
死力與昨日你祝

孫飛虎



增像第六才子書

漢書

十一

斬本自元
寇逃無地
將軍出威乃
及抗權

鄭恆



增像第六才子書

續像

十二

其常則不坐曰
其名鼠向火豕
則行曷張言欲

歸妹張之孤而
 從姑冠張之孤而
 葉其
 家

增像第六才子書卷之首

序一曰慟哭古人

聖歎外書

或問於聖歎曰西廂記何為而批之刻之也。聖歎悄然動容起立而對曰嗟乎我亦不知其然然而於我心則誠不能以自已也夫大浩蕩大劫自初迄今我則不知其有幾萬萬年月也幾萬萬年月皆如水逝雲卷風馳電掣無不盡去而至於今年今月而暫有我此暫有之我又未嘗不水逝雲卷風馳電掣而疾去也然而幸而猶尚暫有於此幸而猶尚暫有於此則我將以何等道遣而消遣之我此者亦嘗欲有所為既而思之且未論我之果得為與不得為亦未論為之果得成與不得成就使為之而果得為乃至為之而果得成是其所為與所成則有不水逝雲卷風馳電掣而盡去耶夫未為之而欲為既為之而盡去我甚矣歎欲有所為之無益也然則我殆無所欲為也夫心誠無所欲為則又何不疾作水逝雲卷風馳電掣頃刻盡去

年何年

增像第六才子書

卷首

慟哭古人

而又自以猶尚暫有為大幸甚也甚矣我之無法而作消遣也細思我今日之如是無奈彼古之人獨不曾先我而如是無奈哉我今日所坐之地古之人其先坐之我今日所立之地古之人之立之者不可以數計矣夫古人之坐於斯立於斯必猶如我之今日也而今日已徒見有我不見古人彼古人之在時豈不默然知之然而又自知其無奈故遂不復言之也此真不得不致憾於天地也何其甚不仁也既已生我便應永在脫不能爾便應勿生如之何本無有我我又未嘗哀哀然丐之曰爾必生我而無端而忽然生我無端而忽然生者又正是我無端而忽然生一正是之我又不容之少住無端而忽然生之又不容少住者又最能聞聲感心多有悲涼嗟乎嗟乎我真不知何處為九原云何起古人如使真有九原真起古人豈不同此一副眼淚同欲失聲大哭乎哉乃古人則且有太過於我十倍之才與識矣彼謂天地非有不仁天地亦真無奈也欲其無生或非天

地既為天地安得不生夫天地之不得不生是則誠然有之而遂謂天地乃適生我此豈理之當哉天地之生此芸芸也天地殊不能知其為誰也芸芸之被天地生也芸芸亦皆不必自知其為誰也必謂天地今日所生之是我則夫天地明日所生之固非我也然而天地明日所生又各各自以為我則我則是天地反當茫然不知其罪之果誰屬也夫天地真未嘗生我而生而適然是我是則我亦聽其生而已矣天地生而適然是我而天地終亦未嘗生我是則我亦聽其水逝雲卷風馳電掣而去而已矣我既前聽其生後聽其去而無所於惜是則於其中間幸而猶尚暫在我亦於無法作消遣中隨意自作消遣而已矣得如諸葛公之躬耕南陽苟全性命可也此一消遣法也既而又因感激三顧許人驅馳食少事煩至死方已亦可也亦一消遣法也或如陶先生之不願折腰飄然歸來可也亦一消遣法也既而又為三旬九食饑寒所驅叩門無辭至圖冥報亦可也又一消遣

增修第六才子書
卷首
愴哭古人

法也。天子約為婚姻。百官出其門下。堂上建牙吹角。堂後品竹彈絲。可也。又一消遣法也。日中麻麥一餐。樹下冰霜一宿。說經四萬八千。度人恆河沙數。可也。亦一消遣法也。何也。我固非我也。未生已前。非我也。既去已後。又非我也。然則今雖猶尚暫在實非我也。既已非我。我欲云何。抑既已非我。我何不云何。且我而猶望其是我也。我決不可以有少悞。我而既已決非我矣。我如之何。不聽其或悞。乃至或大悞耶。悞而欲以非我者為我。此固悞也。然而非我者則自悞也。非我之悞也。又悞而欲以此我作諸鄭重。極盡寶護。至於不免呻吟啼哭。此固大悞也。然而非我者則自大悞也。非我之大悞也。又悞而至欲以此我窮思極慮。長留痕迹。千秋萬世傳道不歇。此固大悞之大悞也。然而總之非我者則自大悞大悞也。非我之大悞大悞也。既已悟其如此。於是而以非我者之日月。悞而任我之唐喪可也。以非我者之才情。悞而供我之揮霍可也。以非我者之左手。悞為我摩。非我者

之腹。以非我者之右手。悞為我撫。非我者之鬚。可也。非我者撰之。我吟之。非我者吟之。我聽之。非我者聽之。我足之踏。之。手之舞。之。非我者足踏而手舞之。我思有以不朽之。皆可也。硯。我不知其為何物也。既已同謂之硯矣。我亦謂之硯可也。墨。我不知其為何物也。筆。我不知其為何物也。紙。我不知其為何物也。手。我不知其為何物也。心思。我不知其為何物也。既已同謂之云云矣。我亦謂之云云可也。窗。明。几。淨。此何處也。人曰。此處。我亦謂之此處也。風。清。日。朗。此何日也。人曰。今日。我亦謂之今日也。蜂。穿。窗。而。忽。至。蟻。緣。檻。而。徐。行。我。不。能。知。蜂。蟻。蜂。蟻。亦。不。知。我。我。今。日。而。暫。在。斯。蜂。蟻。亦。暫。在。我。倏。忽。而。為。古。人。則。是。此。蜂。亦。遂。為。古。蜂。此。蟻。亦。遂。為。古。蟻。也。我。今。日。天。清。日。朗。窗。明。几。淨。筆。良。硯。精。心。撰。手。寫。伏。承。蜂。蟻。來。相。照。證。此。不。世。之。奇。緣。難。得。之。勝。樂。也。若。後。之。人。之。讀。我。今。日。之。文。則。真。未。必。知。我。今。日。之。作。此文時。又有此蜂與此蟻也。夫後之人而不能知我今日之有此蜂

與此蝶然則後之人竟不能知我之今日之有此我也後之人之讀我之文者我則已知之耳其亦無奈水逝雲卷風馳電掣因不得已而取我之文自作消遣云爾後之人之讀我之文即使其心無所不得已不用作消遣然而我則終知之耳是其終亦無奈水逝雲卷風馳電掣者耳我自深悞夫悞亦消遣法也不悞亦消遣法也不悞不妨仍悞亦消遣法也是以如是其刻苦也刻苦也者欲其精妙也欲其精妙也者我之孟浪也我之孟浪也者我既了悟也我既了悟也者我本無謂也我本無謂也者仍即我之消遣也我安計後之人之知有我與不知有我也嗟乎是則古人十倍於我之才識也我欲慟哭之我又不不知其為誰也我是以與之批之刻之也我與之批之刻之以代慟哭之也夫我之慟哭古人則非慟哭古人此又一我之消遣法也

序二曰留贈後人

前乎我者為古人後乎我者為後人古人之與後人則皆同乎曰皆同古之人不見我後之人亦不見我既已皆不見則皆屬無親是以謂之皆同也然而我又忽然念之古之人不見我矣我乃無日而不思之後之人亦不見我我則殊未嘗或一思之也觀於我之無日不思古人則知後之人之思我必也觀於我之殊未嘗或一思及後人則知古之人之不我思此其明驗也如是則古人與後人又皆不同蓋古之人非惟不見又復不思是則真可謂之無親若夫後之人之雖不見我而大思我其不見我非後人之罪也不可奈何也若其大思我此真後人之情也如之何其謂之無親也是不可以無所贈之而我則將如之何其贈之後之人必好讀書讀書者必仗光明光明者照耀其書所以得讀者也我請得為光明以照耀其書而以為贈之則如日月之既有之而我又不能以其身為之膏油也可奈何後之人既好讀書讀書者必好友生友生者忽然而來忽然而去忽然

而不來。忽然而不却。此讀書而喜。則此讀之。今彼聽之。此讀書而疑。則彼讀之。今此聽之。既而並讀之。並聽之。既而並坐不讀。又大歡笑之者也。我請得為友生。並坐並讀。並聽並笑。而以為贈之。則如我之在時。後人既未及來。至於後人來時。我又不復還在也。可奈何。後之人既好讀書。又好友生。則必好彼名山大河。奇樹妙花。名山大河。奇樹妙花者。其胸中所讀之萬卷之書之副本也。於讀書之時。如入名山。如泛大河。如對奇樹。如拈妙花。於入名山。泛大河。對奇樹。拈妙花之時。如又讀其胸中之書焉。後之人既好讀書。又好友生。則必好於好香。好茶。好酒。好藥。好香。好茶。好酒。好藥者。讀書之暇。隨意消息。用以宣尊沈滯。發越清明。鼓盪中和。補助榮華之必資也。我請得化身百億。既為名山大河。奇樹妙花。又為好香。好茶。好酒。好藥。而以為贈之。則如我自化身於後人之前。而後人乃初不知此之為我之所化也。可奈何。後之人既好讀書。必又好其知心青衣。知心青衣者。所

以霜晨雨夜。侍立於側。異身同室。並與齊住者也。我請得轉我後身。便為知心青衣。霜晨雨夜。侍立於側。而以為贈之。則如可以魚肝。又可以蟲臂。偉哉造化。且不知彼將我其奚適也。可奈何。無已。則請有說於此。擇世間之一物。其力必能至於後世者。擇世間之一物。其力必能至於後世。而世至今猶未能以知之者。擇世間之一物。其力必能至於後世。而世至今猶未能以知之者。擇世間之一物。其力必能至於後世。而世至今猶未能以知之者。則必書也。以得當於其間者。夫世間之一物。其力必能至於後世者。則必書也。夫世間之書。其力必能至於後世。而世至今猶未能以知之者。則必書中之西廂記也。夫世間之書。其力必能至於後世。而世至今猶未能以知之。而我適能盡智竭力。絲毫可以得當於其間者。則必我今日所批之西廂記也。夫我今日所批之西廂記。我則真為後之人思我。而我無以贈之。故不得已。而出於斯也。我真不知作西廂記者之初心。其果如是。其果不如是也。設其果如是。謂之今日始見西廂記。

可設其果不如是謂之前日久見西廂記今日又別見聖歎西廂記
可總之我自欲與後人少作周旋我實何曾為彼古人致其矻矻之
力也哉

增像第六才子書卷之首

讀第六才子書西廂記法

聖歎外書

一有人來說西廂記是淫書此人後日定墮拔舌地獄何也西廂記
不同小可乃是天地妙文自從有此天地他中間便定然有此妙文
不是何人做得出來是他天地直會自己劈空結撰而出若定要說
是一個人做出來聖歎便說此一個人即是天地現身
二西廂記斷斷不是淫書斷斷是妙文今後若有人說是妙文有人
說是淫書聖歎都不與做理會文者見之謂之文淫者見之謂之淫
耳
三人說西廂記是淫書他止為中間有一事耳細思此一事何日
無之何地無之不成天地中間有一事便廢卻天地耶細思此身
自何而來便廢卻此身耶一部書有如許纒纒洋洋無數文字復須
看其如許纒纒洋洋是何文字從何處來到何處去如何直行如何

打曲如何放開。如何捏聚。何處公行。何處偷過。何處慢搖。何處飛渡。至於此一事。直須高閣起不復道。

四。若說西廂記是淫書。此人只須扑。不必教。何也。他也只是從幼學一冬。烘先生之言。一入於耳。便牢在心。他其實不曾眼見西廂記。扑之還是冤苦。

五。若眼見西廂記了。又說是淫書。此人則應扑乎。曰。扑之亦是冤苦。此便是冬烘先生耳。當初造西廂記時。原發願不肯與他讀。他今日果然不讀。

六。若說西廂記是淫書。此人有大功德。何也。當初造西廂記時。發願只與後世錦繡才子共讀。曾不許販夫皂隸也來讀。今若不是此人。控拳捋臂。拍撻搥林。罵是淫書時。其勢必至無人不讀。洩盡天地妙秘。聖歎大不歡喜。

七。世說新語云。莊子逍遙遊一篇。舊是難處。開春無事。不自揣度。私

與陳子瑞躬。風雨聯牀。香爐酒杯。縱心縱意。處得一上。自今以後。普天下錦繡才子。同聲相應。領異拔新。我二人便做支公許史去也。

八。聖歎西廂記。祇貴眼照古人。不敢多讓。至於前後著語。悉是口授小史。任其自寫。並不更曾點竄一遍。所以文字多有不當意處。蓋一來雖是聖歎天性貪懶。二來實是西廂本文。珠玉在上。便教聖歎點竄。終復成何用。普天下後世。幸恕僕不當意處。看僕眼照古人處。九。聖歎本有才子書六部。西廂記乃是其一。然其實六部書。聖歎只是用一副手眼讀得。如讀西廂記。實是用讀莊子史記手眼讀得。便讀莊子史記。亦只用讀西廂記手眼讀得。如信僕此語時。便可將西廂記與子弟作莊子史記讀。

十。子弟至十四五歲。如日在東。何書不見。必無獨不見西廂記之事。今若不急將聖歎此本與讀。便是真被他偷看了西廂記也。他若得讀聖歎西廂記。他分明讀了莊子史記。

十一。子弟欲看西廂記。須教其先看國風。蓋西廂記所寫事。便全是國風所寫事。然西廂記寫事。曾無一筆不雅馴。便全學國風寫事。曾無一筆不雅馴。西廂記寫事。曾無一筆不雅馴。便全學國風寫事。曾無一筆不雅馴。故療子弟筆下雅馴不雅馴。透脫不雅馴之病。十二。沈潛子弟。文必雅馴。若不透脫。高明子弟。文必透脫。若不雅馴。極似分道揚鑣。然實同病別發。何謂同病。只是不換筆。蓋不換筆。便道其不透脫。不換筆。便道其不雅馴也。何謂別發。一是停而不換筆。一是走而不換筆。蓋停而不換筆。便有似於雅馴。而實非雅馴。走而不換筆。便有似於透脫。而實非透脫也。夫真雅馴者。必定透脫。真透脫者。必定雅馴。問誰則能之。曰。西廂記能之。夫西廂記之所以能之。只是換筆也。

十三。子弟讀得此本西廂記後。必能自放異樣手眼。另去讀出別部奇書。遙計一二百年之後。天地間書。無有一本不似十日並出。此詩

則彼一切不必讀。不足讀。不耐讀等書。亦既廢盡矣。真一大快事也。然實是此本西廂記為始。

十四。僕昔因兒子及甥姪輩。要他做得好文字。曾將左傳國策莊騷公穀史漢韓柳三蘇等書。雜撰一百餘篇。依張侗初先生必讀古文舊名。只加才子二字。名曰才子必讀書。蓋致望讀之者之必為才子也。久欲刻布。請正。苦因喪亂。家貧無資。至今未就。今既呈得西廂記。便亦不復更念之矣。

十五。文章最妙。是目注彼處。手寫此處。若有時必欲目注此處。則必手寫彼處。一部左傳。都用此法。若不解其意。而目亦注此處。手亦寫此處。便一覽已盡。西廂記最是解此意。

十六。文章最妙。是目注此處。卻不便寫。卻去遠遠處發來。迤邐寫到將至時。便且住。卻重去遠遠處更端再發來。再迤邐又寫到將至時。便又且住。如是更端數番。皆去遠遠處發來。迤邐寫到將至時。即便

住更不復寫出目所注處使人自於文外瞥然親見西廂記純是此一方法左傳史記亦純是此一方法最恨是左傳史記急不得呈教十七文章最妙是先覷定阿堵一處已卻於阿堵一處之四面將筆來左盤右旋右盤左旋再不放鬆卻不擒住分明如獅子滾毬相似本只是一個毬卻教獅子放出通身解數一時滿棚人看獅子眼都看花了獅子卻是並沒交涉人眼自射獅子獅子眼自射毬蓋滾者是獅子而獅子之所以如此滾如彼滾實都為毬也左傳史記便純是此一方法西廂記亦純是此一方法十八文章最妙是此一刻被靈眼覷見便於此一刻放靈手捉住蓋於略前一刻亦不見略後一刻便亦不見恰恰不知何故卻於此一刻忽然覷見若不捉住便更尋不出今西廂記若干文字皆是作者於不知何一刻中靈眼忽然覷見便疾捉住因而直傳到如今細思萬千年以來知他有何限妙文已被覷見卻不曾捉得住遂總付之

泥牛入海永無消息

十九今後任憑是絕代才子切不可云此本西廂記我亦做得出也便教當初作者而在要他燒了此本重做一本已是不可復得縱使當時作者他卻是天人偏又會做得一本出來然既是別一刻所覷見便用別樣捉住便是別樣文心別樣手法便別是一本不復是此本也

二十僕今言靈眼覷見靈手捉住卻思人家子弟何曾不覷見只是不捉住蓋覷見是天付捉住須人工也今西廂記實是又會覷見又會捉住然子弟讀時不必又學其覷見一味只學其捉住聖歎深恨前此萬千年無限妙文已是覷見卻捉不住遂成泥牛入海永無消息今刻此西廂記遍行天下大家一齊學得捉住僕實遙計一二百年後世間必得平添無限妙文真乃一大快事二十一僕嘗粥時欲作一文偶以他緣不得便作至於飯後方補作

之僕便可惜粥時之一篇也。此譬如擲骰相似。略早略遲。略輕略重。略東略西。便不是此六色。而愚夫尚欲爭之。真是可發一笑。

二十二。僕之為此言。何也。僕嘗思萬萬年來。天無日無雲。然決無今日。雲與某日。雲曾同之事。何也。雲只是山川所出之氣。升到空中。卻遭微風蕩作縷縷。既是風無成心。便是雲無定規。都是互不相知。便乃偶爾如此。西廂記正然。並無成心之與定規。無非佳日閒窗。妙腕良筆。忽然無端。如風蕩雲。若使異時更作。亦不妨另自有其絕妙。然而無奈此番已是絕妙也。不必云異時不能更妙於此。然亦不必云異時尚將更妙於此也。

二十三。僕幼年最恨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君之二句。謂此必是貧漢自稱王夷甫。口不道阿堵物計耳。若果知得金鍼。何妨與我略度。今日見西廂記。鴛鴦既繡出。金鍼亦盡度。益信作彼語者。真乃脫空謾語漢。

二十四。僕幼年曾聞人說一笑話云。昔一人若貧特甚。而生平虔奉呂祖。感其至心。忽降其家。見其亦貧。不勝憫之。念當有以濟之。因伸一指。指其庭中磐石。燦然化為黃金。曰。汝欲之乎。其人再拜曰。不欲也。呂祖大喜。謂子誠如此。便可授子大道。其人曰。不然。我心欲汝此指頭耳。僕當時私謂此固戲論耳。若真是呂祖。必當便以指頭與之。今此西廂記。便是呂祖指頭得之者。處處遍指。皆作黃金。

二十五。僕思文字不在題前。必在題後。若題之正位。決定無有文字。不信。但看西廂記之一十六章。每章只用一句兩句寫題正位。其餘便都是前後搖之曳之可見。

二十六。知文在題之前。便須恣意搖之曳之。不得便到題。知文在題之後。便索性將題拽過了。卻重與之搖之曳之。若不解此法。而誤向正位多寫作一行。或兩行。便如畫死人坐像。無非印板衣摺。縱復費盡綵染。我見之。早向新宅中哭鍾太傅矣。

二十七。橫直波點聚謂之字。字相連謂之句。句相雜謂之章。兒子五六歲了。必須教其識字。識得字了。必須教其連字為句。連得五六七字為句了。必須教其布句為章。布句為章者。先教其布五六七句為一章。次教其布十來多句為一章。布得十來多句為一章時。又反教其只布四句為一章。三句為一章。二句乃至一句為一章。直到解得布一句為一章時。然後與他西廂記讀。

二十八。子弟讀西廂記後。忽解得三個字亦能為一章。二個字亦能為一章。一個字亦能為一章。無字亦能為一章。子弟忽解得無字亦能為一章時。渠回思初布之十來多句為一章。真成撒吞耳。

二十九。子弟解得無字亦能為一章。因而回思初布之十來多句為一章。盡成撒吞。則其體氣便自然異樣高妙。其方法便自然異樣變換。其氣色便自然異樣姿媚。其避忌便自然異樣滑脫。西廂記之點化子弟不小。

三十。若是字。便只是字。若是句。便不是字。若是章。便不是句。何但不是字。一部西廂記。真乃並無一字。豈但並無一字。真乃並無一句。一部西廂記。只是一章。

三十一。若是章。便應有若干句。若是句。便應有若干字。今西廂記不是一章。只是一句。故並無若干句。乃至不是一句。只是一字。故並無若干字。西廂記其實只是一字。

三十二。西廂記是何一字。西廂記是無一字。趙州和尚。人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曰無。是此一無字。

三十三。人問趙州和尚。一切含靈。具有佛性。何得狗子卻無。趙州曰無。西廂記是此一無字。

三十四。人若問趙州和尚。露柱還有佛性也無。趙州曰無。西廂記是此一無字。

三十五。若又問釋迦牟尼。還有佛性也無。趙州曰無。西廂記是此一

無字。

三十六。人若又問無字。還有佛性也無。趙州曰無。西廂記是此一無字。

三十七。人若又問無字。還有無字也無。趙州曰無。西廂記是此一無字。

三十八。人若又問某甲不會。趙州曰。你是不會。老僧是無。西廂記是此一無字。

三十九。何故西廂記是此一無字。此一無字。是一部西廂記故。

四十。最苦是人。家子弟。未取筆。胸中先已有了文字。若未取筆。胸中先已有了文字。必是不會做文字人。西廂記無有此事。

四十一。最苦是人。家子弟。提了筆。胸中尚自無有文字。若提了筆。胸中尚自無有文字。必是不會做文字人。西廂記無有此事。

四十二。趙州和尚。人不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他不知道有個無字。

四十三。趙州和尚。人問過狗子。還有佛性也無。他也不記道有個無字。

四十四。西廂記正寫驚豔一篇時。他不知道借廂一篇應如何。正寫借廂一篇時。他不知道酬韻一篇應如何。總是寫前一篇時。他不知道後一篇應如何。用煞二十分心思。二十分氣力。他只顧寫前一篇。

四十五。西廂記寫到借廂一篇時。他不記道驚豔一篇是如何。寫到酬韻一篇時。他不記道借廂一篇是如何。總是寫到後一篇時。他不記道前一篇是如何。用煞二十分心思。二十分氣力。他又只顧寫後一篇。

四十六。聖歎舉趙州無字說。西廂記。此真是西廂記之真才實學。不是禪語。不是有無之無字。須知趙州和尚無字。先不是禪語。先不是有無之無字。真是趙州和尚之真才實學。

四十七。西廂記止寫得三個人。一個是雙文。一個是張生。一個是紅

娘其餘如夫人。如法本。如白馬將軍。如歡郎。如法聰。如孫飛虎。如琴童。如店小二。他俱不曾着一筆半筆寫。俱是寫三個人時所忽然應用之家伙耳。

四十八。譬如文字。則雙文是題目。張生是文字。紅娘是文字之起承轉合。有此許多起承轉合。便令題目透出文字。文字透入題目也。其餘如夫人等。算只是文字中間所用之乎者也等字。

四十九。譬如藥。則張生是病。雙文是藥。紅娘是藥之炮製。有此許多炮製。便令藥往就病。病來就藥也。其餘如夫人等。算只是炮製時所用之薑醋酒蜜等物。

五十。若更仔細算時。西廂記亦止為寫得一個人。一個人者。雙文是也。若使心頭無有雙文。為何筆下卻有西廂記。西廂記不止為寫雙文。止為寫誰。然則西廂記寫了雙文。還要寫誰。

五十一。西廂記止為要寫此一個人。便不得不又寫一個人。一個人

者。紅娘是也。若使不寫紅娘。卻如何寫雙文。然則西廂記寫紅娘。當知正是出力寫雙文。

五十二。西廂記所以寫此一個人者。為有一個人。要寫此一個人也。有一個人者。張生是也。若使張生不要寫雙文。又何故寫雙文。然則西廂記又有時寫張生者。當知正是寫其所以要寫雙文之故也。

五十三。誠悟西廂記寫紅娘。止為寫雙文。寫張生亦止為寫雙文。便應悟西廂記決無暇寫他夫人。法本。杜將軍等人。

五十四。誠悟西廂記止是為寫雙文。便應悟西廂記決是不許寫到鄭恆。

五十五。西廂記寫張生。便真是相府子弟。便真是孔門子弟。異樣高才。又異樣苦學。異樣豪邁。又異樣淳厚。相其通體自內至外。並無半點輕狂。一毫奸詐。年雖二十有餘。卻從不知裙帶之下。有何緣故。雖自說顛不刺的。見過萬千。他亦只是曾不動心。寫張生。直寫到此田

地時。須悟全不是寫張生。須悟全是寫雙文。錦繡才子。必知其故。
五十六。西廂記寫紅娘。凡三用加意之筆。其一。於借廂篇中。峻拒張
生。其二。於琴心篇中。過尊雙文。其三。於拷豔篇中。切責夫人。一時便
似周公制度。乃盡在紅娘一片心地中。凜凜然侃侃然。曾不可得。而
少假借者。寫紅娘直寫到此田地時。須悟全不是寫紅娘。須悟全是
寫雙文。錦繡才子。必知其故。

五十七。西廂記亦是偶爾寫他佳人才子。我曾細想其眼法手法。筆
法墨法。固不單會寫佳人才子也。任憑換卻題。教他寫。他俱會寫。
五十八。若教他寫諸葛公。白帝受托。五丈出師。他便寫出普天下萬
萬世無數孤忠老臣滿肚皮眼淚來。我何以知之。我讀西廂記知之。
五十九。若教他寫王昭君。慷慨請行。琵琶出塞。他便寫出普天下萬
萬世無數高才被屈人滿肚皮眼淚來。我讀西廂記知之。
六十。若教他寫伯牙入海。成連徑去。他便寫出普天下萬萬世無數

苦心力學人滿肚皮眼淚來。我讀西廂記知之。

六十一。西廂記必須掃地讀之。掃地讀之者。不得存一點塵於胸中

也。六十二。西廂記必須焚香讀之。焚香讀之者。致其恭敬。以期鬼神之

通之也。六十三。西廂記必須對雪讀之。對雪讀之者。資其潔清也。

六十四。西廂記必須對花讀之。對花讀之者。助其娟麗也。

六十五。西廂記必須盡一日一夜之力。一氣讀之。一氣讀之者。總攬

其起盡也。六十六。西廂記必須展半月一月之功。精切讀之。精切讀之者。細尋

其膚寸也。六十七。西廂記必須與美人並坐讀之。與美人並坐讀之者。驗其纏

六十八。西廂記必須與道人對坐讀之。與道人對坐讀之者。歎其解脫無方也。

六十九。西廂記前半是張生文字。後半是雙文文字。中間是紅娘文字。

七十。西廂記是西廂記文字。不是會真記文字。

七十一。聖歎批西廂記是聖歎文字。不是西廂記文字。

七十二。天下萬世錦繡才子。讀聖歎所批西廂記。是天下萬世才子文字。不是聖歎文字。

七十三。西廂記不是姓王字實父。此一人所造。但自平心斂氣讀之。便是我適來自造。親見其一字一句。都是我心裏恰正欲如此寫。西廂記便如此寫。

七十四。想來姓王字實父。此一人。亦安能造西廂記。他亦只是平心斂氣。向天下人心裏偷取出來。

七十五。總之世間妙文。原是天下萬世人人心裏公共之寶。決不是此一人自己文集。

七十六。若世間又有不妙之文。此則非天下萬世人人心裏之所曾有也。便可聽其為一人自己文集也。

七十七。西廂記便可名之曰西廂記。舊時見人名之曰北西廂記。此大過也。

七十八。讀西廂記。便可告人曰讀西廂記。舊時見人諱之曰看閒書。此大過也。

七十九。西廂記乃是如此神理。舊時見人教諸忤奴於紅氍毹上扮演之。此大過也。

八十。讀西廂記。不取大白酬地賞作者。此大過也。

八十一。讀西廂記。不取大白自賞。此大過也。

增像第六才子書卷之首

會真記 唐元稹

聖歎外書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丰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游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洵洵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二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淫行耳余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流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哂之無幾何張生游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人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托先是張與蒲將之黨友善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統戎節令於軍軍繇是戰鄭厚張之德甚因飭饌以命張中堂宴之復謂張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攜幼穉不幸屬師徒大

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徽郎，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命女鶯鶯，出拜爾兄。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活爾之命，不蒸爾且虜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眸容不加新飾，髮垂黛，接雙臉，斷紅而已。顏色艷異，光輝動人。張驚為之禮，因坐鄭旁，以鄭之抑而見也。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者，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於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張生稍以辭導之，不對，終席而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繇得也。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為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潰然而奔。張生悔之，翼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族姻，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予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紉綺間居，曾莫留盼，不謂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婢曰：崔之貞

順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往沈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為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繇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是夕，紅娘復至，持采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牆，有杏花一樹，攀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達於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牀，生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此？張因結之曰：崔氏之箋召我矣。爾為我告之，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謂必獲濟，及崔至，則端服儼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泆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為義，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不詳將寄於婢妾，又懼不得發其真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啟，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毋

增像第六才子書 卷首 會真記 十七

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絕望數夕張君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效而起則紅娘斂衾攜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為哉設衾枕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修謹以俟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肢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瑩幽輝半牀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耶及明靚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湘席而已是後又十餘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知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辭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不數月復游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劊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張生

往往自以文挑之亦不甚觀覽大略崔之出人者藝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辯而寡於酬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艷幽邃恆若不識喜愠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歎於崔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悵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沒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憾於此行然而君既不憚無以奉甯君嘗謂我善鼓琴嚮時羞顏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歔歔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連趨歸鄭所遂不復至明且而張行明年文戰不勝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緘報之詞粗載於此曰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唇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為容觀物增懷但積悲歎耳伏承使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

恨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嘗忽忽如有所失。於誼諱之下。或免為笑語。閒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叙感。咽離憂之思。網繆繆緒。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遠。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無數。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於終始之盟。則固不忒。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情。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枕席。義盛意深。愚幼之心。永謂終託。豈其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中櫺。沒身永恨。含歎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畧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為醜行。謂要盟之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泯。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情。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之佩。玉取其堅潔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奉絲絲一約。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貞。俾

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為好耳。心適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強飯為佳。慎言自保。無以鄙為深念。張發其書於所知。絲是時人多聞。知所善。楊巨源好屬辭。因為賦崔娘詩一絕。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河南元稹亦續生會真詩三十韻。曰微月透簾櫳。螢光度碧空。遙天初縹緲。低樹漸蔥蘢。龍吹過庭竹。鸞歌拂井桐。羅綃垂薄霧。環珮響輕風。絳節隨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會雨濛濛。珠瑩光文履。花明隱繡龍。瑤釵行彩鳳。羅帳掩丹虹。言自瑤華圖。將朝碧玉宮。因遊維城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蟬影動。迴步玉塵蒙。轉面流花雪。登牀抱綺叢。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黛羞頻聚。唇朱暖更融。氣清蘭蕊馥。膚潤玉肌豐。無力慵移腕。多嬌愛斂躬。汗光珠點點。髮亂綠鬆鬆。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有限。縷繆意難終。慢臉含愁態。芳詞近素衷。贈環明遇合。留結表心同。啼粉流清鏡。殘燈遠暗蟲。華

會真記

光猶冉冉。旭日漸曛。乘鷺還歸。雄吹簫亦上。高衣香猶染。麝枕膩尚殘。
紅幕幕臨塘。草飄飄思渚。蓬素琴鳴。遠鶴清漢。望歸鴻。海濶誠難渡。天高
不易冲。行雲無定所。蕭史在樓中。張之友聞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張亦
志絕矣。積特與張厚。因徵其辭。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
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袞嬌寵。不為雲為雨。則為蛟為螭。吾不知其
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萬乘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
眾。屠其身。至今為天下僂笑。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坐者
皆為深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其所居。乃因其夫言
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為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
潛賦一章。詞曰。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牀。不為旁人羞不起。為
郎憔悴却羞郎。竟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之。曰。棄置
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人多
許張為善補過者矣。予嘗於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欲使知之者不為

為之者不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於予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
卓然稱異。遂為歌以傳之。歌載李集中。

宋王銍云。嘗讀蘇內翰贈張子野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注言所謂
張生。乃張籍也。僕按微之所作傳奇鶯鶯事。在貞元十六年春。又言
明年生文戰不利。乃在十七年。而唐登科記。張籍以貞元十五年高
郢下登科。既先二年。決非張籍明矣。每觀斯文。撫卷歎息。未知張生
果為何人。意其非微之一等人。不可當也。會清源莊李裕。為僕言友
人楊阜公。嘗讀微之所作姨母鄭氏墓誌云。其既喪夫。遭亂軍。微之
為保護其家備至。則所謂傳奇者。蓋微之自敘。特假他姓以避就耳。
僕退而考微之長慶集。不見所謂鄭氏誌文。豈僕家所收未完。或別
有他本。然細味微之所叙。及考於他書。則與李裕之所說皆合。蓋昔
人事有悖於義者。多託之鬼神夢寐。或假之他人。或云見別書。後世
猶可考也。微之心不自抑。既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為人叙

事安能委曲詳盡如此。按樂天作微之墓誌。以太和五年。年五十。三則當以大曆十四年己未生。至貞元十六年庚辰。正二十二歲。又韓退之作微之妻韋叢墓誌文。作塔韋氏時。微之始以選為校書郎。又微之作陸氏姊誌云。予外祖父授睦州刺史鄭濟。白樂天作微之母鄭夫人誌。亦言鄭濟女。則鶯鶯者。乃崔鶯之。女於微之為中表。非特此而已。僕家有微之作元氏古艷詩百餘篇。中有春詞二首。其間皆隱鶯字。及自有鶯鶯詩。離思詩。雜憶詩。與傳奇所載。猶一家說也。又有古決絕詞。夢游春詞。前叙所遇。後言捨之以義。及叙娶韋氏之年。與此無少異者。其詩多隱雙文。意謂二鶯字為雙文也。并書於後。使覽者可考焉。又意古艷詩。多微之專因鶯鶯而作無疑。又微之百韻詩。寄樂天云。山岫當階翠。牆花拂面枝。鶯聲愛嬌小。燕翼翫逶迤。又云。幼年與蒲中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詩。凡是數端。有一於此。可驗決為微之無疑。况如是之眾耶。然必更以張生。豈元與張受姓名氏。

本同所自出耶。僕性喜討論。考合同異。每聞一事。隱而未見。及見而不同。如瓦礫之在懷。必欲討閱。歸於一說。而後已。嘗謂讀千載之書。而探千載之迹。必須盡是當時事理。如身履其間。絲分縷解。終始備盡。乃可以置議論。若略執一事一言。未見其餘。則事之相戾者多矣。又謂前世之事。無不可考者。特學者觀書少。而未見耳。微之所遇。合雖涉於流宕。自放。不中禮義。然名輩流風餘韻。照應後世。亦人間可喜事。而士之臻此者。特鮮矣。雖巧為避就。然意微而顯。見於微之。其他文辭者。彰著又如此。故反覆抑揚。張而明之。以信其說。他時見所謂。媛母鄭氏誌。當詳載於後云。○唐范攄云。元公初娶京兆韋氏。字蕙叢。官未達而苦貧。繼室河東裴氏。字柔之。二夫人俱有才思。時彥以為佳偶。初韋蕙叢卒。不勝其悲。為詩悼之曰。謝家最小偏憐汝。嫁與黔婁百事乖。顧我無衣搜畫篋。泥他沽酒拔金釵。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今日贈錢過百萬。為君營葬復營齋。又曰。曾經

滄海難為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後自會稽拜尚書右丞。到京未逾月。出鎮武昌。是時中門外構緹幕。候天使送節。忽聞宅內慟哭。侍者曰。夫人也。乃傳聞節鉞將至。何長慟焉。裴氏曰。歲杪到家鄉。先春又赴任。寄情未半。相見所以如此。立贈柔之詩曰。窮冬至鄉國。正歲到京華。自恨風塵異常看。遠地花碧。憶還照耀紅粉。莫咨嗟。嫁得浮雲塔。相隨却是家。裴氏柔之答曰。侯門初擁節。御苑柳絲新。不是悲殊命。惟愁別自親。黃鶯遶古木。朱履陟清塵。想到千山外。滄江正暮春。元公與裴氏琴瑟和諧。亦房帷之美也。余故手編錄之。與好事者共焉。王楙云。石林詩話。謂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與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此兩句。雖小說實佳句。僕謂上聯在李君虞集中。此即古詞。風吹窗簾動。疑是所歡來之意。梁賈祖亦曰。簾動意若來。柳惲曰。颯颯秋桂響。非君起夜來。麗情集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隔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齊謝眺懷故人詩。離居方歲。月故人不在。茲清風

動簾夜。明月照窗時。皆一意也。

王楙又云。張先郎中子野。能為詩。年已八十。家猶畜聲妓。子瞻贈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正均用當家故事也。按唐有張君瑞。遇崔氏女於蒲。崔小名鶯鶯。元稹與李紳語其事。作鶯鶯歌。漢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又曰。張祐妾名燕燕。其事迹與人對偶。精切如此。鶯鶯對燕燕。已見於杜牧之詩曰。綠樹鶯鶯語。平沙燕燕飛。前輩用事。皆有所祖。南唐馮延巳詞。燕燕巢時羅幕捲。鶯鶯啼處燕栖空。亦以鶯鶯燕燕作對。按野談。近內黃野中。掘得鄭恆墓誌。乃給事郎秦貫撰。其敘恆妻。則博陵崔氏。世遂以崔為鶯鶯。余按會真記。雖謂鶯鶯委身於人。而不著名氏。鄭恆之名。特始見於西廂傳奇。蓋烏有之辭也。世以墓誌之名。偶與烏有之辭合。而鄭恆之配。又適與鶯鶯之氏同。遂以墓誌之崔為鶯鶯。誤矣。

陶宗儀云。余向在武林日。於一友人處。見陳居中所畫唐崔麗人圖。其上有題云。並燕鶯為字。聯薇氏姓。崔非煙。宜采畫。秀玉勝江梅。薄命千年恨。芳心一寸灰。西廂舊紅樹。曾與月徘徊。余丁卯春三月。銜命陝右。道出於蒲東。普救之僧舍。所謂西廂者。有唐麗人崔氏女遺照在焉。因命畫師陳居中。繪模真像。意非登徒子之用心。迨將勉情。鍾終始之戒。仍綴四十言。使好事者。知伯勞之歌。以記云。泰和丁卯。林鍾吉日。十洲種玉宜之題。延祐庚申春二月。余傳命至東平。顧市鶯雙鶯圖。觀久之。弗見主人。而歸夜宿府治西軒。夢一麗人。綃裳玉質。逡巡而前。曰。君玩雙鶯圖。雖佳。非君几席間物。妾流落久矣。有雙鶯名冠古今。願託君為重。覺而怪之。未卜何祥。遲明欲行。忽主人攜鶯圖來。且四軸。余意麗人雙鶯符此數耳。繼出一小軸。乃夢所見。有詩四十字。跋語九十八。識曰。泰和丁卯。出蒲東普救僧舍。繪唐崔氏鶯鶯真十洲種玉大註宜之題。畫詩書皆絕人品也。余驚詫良久。時

有司羣官吏環視。因縮不目。託以跋語佳。勝贖之。吁。物理相感。果何如邪。豈法書名畫自有靈邪。抑名不朽者。隨神邪。遇合有定數邪。余嘗謂關雎碩人。姿德兼備。君子之配也。琴心雪句。才艷聯芳。文士之偶也。自詩書道廢。丈夫弗學。况女流邪。故近世非無色秀。往往脂粉腥穢。鴉鳳莫辨。求其彷彿。待月章之萬一。絕代無聞焉。此亦慨世降之一端也。因歸於我。義弗辭。已宜之者。蓋前金趙愚軒之字。曾為筆西簿。遺山謂泰和有詩名。五言平淡。他人未易造。信然。泰和丁卯。迨今百四十年。云其月二日。壁水見士思容題。右共一百五十九字。雖不知壁水見士為何人。然二君之風韻。可想見矣。因俾嘉禾繪工盛懋。臨寫一軸。適舅氏趙公侍制。雖見而愛之。就為錄文於上。

附古艷詩二首 元稹

春來頻到宋家東。垂袖開懷待好風。鶯藏柳暗無人語。惟有牆花滿樹紅。

深院無人草樹光。嬌鶯不語趁陰藏。等閒弄水浮花片。流出門前賺阮郎。

鶯鶯詩 元稹

殷紅淺碧舊衣裳。取次梳頭暗淡妝。夜合帶煙籠曉日。牡丹經雨泣。殘陽依稀似笑還。非笑彷彿聞香。不是香頻動。橫波嬌不語。等閒教見小兒郎。

雜思詩五首 元稹

自愛殘妝曉鏡中。環釵設髮綠絲叢。須臾日射胭脂頰。一朵紅酥旋欲融。

山泉散漫繞階流。萬樹桃花映小樓。閒讀道書慵未起。水晶簾下看梳頭。

紅羅著壓逐時新。杏子花紗嫩麴塵。第一莫嫌才地弱。些些紙繆最宜人。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

尋常百種花齊發。偏摘梨花與白人。今日江頭兩三樹。可憐葉底度殘春。

春曉 元稹

半欲天明半未明。醉聞花氣睡聞鶯。徒兒撼起鐘聲動。二十年來曉寺情。

古決絕詞 元稹

乍可為天上牽牛織女星。不願為庭前紅槿枝。七月七日一相見。故心終不移。那能朝開暮飛去。一任東西南北吹。分不兩相守。恨不兩相思。對面且如此。背面當何如。春風撩亂伯勞語。况是此時拋去時。握手苦相問。竟不言後期。君情既決絕。妾意亦參差。借如死生別。安得長苦悲。解噫春冰之將泮。何予懷之獨結。有美一人。於焉曠絕。一

日不見。比一日於三年。况三年之曠別。水得風兮。小而已波。筭在釋
兮。高不見節。矧桃李之當春。競衆人之攀折。我自顧悠悠。而若雲。又
安能保君。體體之如雪。感破鏡之分明。覩淚痕之餘血。幸他人之既
不我。先。又安能使他人之終不我奪。已焉哉。織女別黃姑。一度一年
暫相見。彼此隔河何事無。解夜夜相抱。眠幽懷尚沈。結那堪一年事
長遣一宵說。但感人相思。何暇暫相悅。虹橋薄夜成。龍駕侵晨別。生
憎野鶴性。遲回死恨天。難識時節。曙色漸瞳矓。華星欲明滅。一去又
一年。一年何時徹。有此迢遞期。不如生死別。天公隔是妬相憐。何不
便教相決絕。

雜憶詩五首 元稹

今年寒食月無光。夜色纔侵已上牀。憶得雙文通內裏。玉櫳深處暗
聞香。

花籠微月竹籠煙。百尺絲繩拂地懸。憶得雙文人靜後。潛教桃葉送

鞦韆

寒輕夜淺繞迴廊。不辨花叢暗辨香。憶得雙文籠月下。小樓前後捉
迷藏。

山榴似火葉相兼。半拂低牆半拂檐。憶得雙文獨披掩。滿頭花草倚
新簾。

春冰消盡碧波湖。漾影殘霞似有無。憶得雙文衫子薄。鈿頭雲映褪
紅酥。

贈雙文 元稹

艷極翻含態。憐多轉自嬌。有時還自笑。閒坐更無聊。曉月行看墮。春
酥見欲銷。何因肯垂手。不敢望回腰。

感事詩 元稹

富貴年皆長。風塵舊轉稀。白頭方見絕。遙為一沾衣。

增傳第六才子書 卷首 會真記 二十五

夜深閒到戟門邊。却遶行廊。又獨眠。明月滿庭池水綠。桐花垂在翠簾前。

夢遊春詞 元稹

昔君夢遊春。夢遊何所遇。夢入深洞中。果遂平生趣。清冷淺漫溪。畫舫蘭篙渡。過盡萬株桃。盤旋竹林路。長廊抱小樓。門牖相回互。樓下雜花叢。叢邊繞鴛鴦。池水漾彩霞。曉日初明煦。未敢上階行。頻移曲池步。烏龍不作聲。碧玉曾相慕。漸到簾幕間。徘徊意猶懼。閒窺東西閣。奇玩參差布。格子碧油糊。鉤紫金鍍透。巡日漸高。影響人將寤。鸚鵡飢亂鳴。嬌娃睡猶怒。簾開侍兒起。見我遙相諭。鋪設繡紅茵。弛張鈿粧具。潛褰翡翠帷。瞥見珊瑚樹。不辨花貌人。空驚香若霧。身回夜合偏。態斂晨霞聚。睡臉桃破風。汗妝蓮委露。叢梳百葉髻。金蹙重臺履。紉軟殿頭裙。玲瓏合歡袴。鮮妍脂粉薄。暗淡衣裳故。最是紅牡丹。雨來春欲暮。夢魂良易驚。靈境難久寓。夜夜望天河。無絲重沿汜。

結念心所期。反如禪頓悟。覺來八九年。不向花回顧。雜洽兩京春。喧闐衆禽護。我到看花時。但作懷仙句。浮生轉經歷。道性尤堅固。近作夢仙詩。亦知勞肺腑。一夢何足云。良時自婚娶。當年二紀初。嘉節三星度。朝舞玉珮迎。高松女蘿附。章門正全盛。出入多歡裕。甲第漲清池。鳴驕引朱輅。廣榭舞嚴巖。長筵賓雜厝。青春詎幾日。華實潛幽蠹。秋月炤潘郎。空山懷謝傅。紅樓嗟壞壁。金谷迷荒戍。石壓破闌干。門摧舊桎杻。雖云夢覺殊。同是終難駐。悵緒竟何如。琴紗不成約。卓女白頭吟。阿嬌金屋賦。重壁感姬臺。青塚明妃墓。盡委窮塵骨。皆隨流波注。幸有古如今。何勞練比素。况余當盛時。早歲諧時務。詔冊冠賢良。諫垣陳好惡。三十再登朝。一登還一仆。寵榮非不早。還回亦云屢。直氣在膏肓。氛氳日沈痼。不盡意不快。快意言多忤。忤誠人所賦。性亦天之付。乍可沈為香。不能浮作瓠。誠為堅所守。未為朋所措。事事身已經。營營計何誤。美玉琢文壇。良金填武庫。徒謂自堅貞。安知受

磨鑄長絲羈野馬。密網羅陰兔。物外各過過。誰能遠相顧。時來既若
飛。禍速當如鷲。曩意自未精。此行何所訴。努力去江陵。笑言誰與晤。
江花紋可憐。奈非心所慕。石竹逞姦黠。蔓菁誇詼數。一種薄地生。淺
深何足妒。節葉水土生。團團水中住。瀉水注葉中。君看不相污。

和微之夢游春詩百韻

白居易

微之既到江陵。又以夢游春詩七十韻寄予。且題其序曰。斯言
也。不可使不知吾者知。知吾者亦不可使不知。樂天知吾者。吾
不敢不使吾子知。予辱斯言。三復其旨。大抵悔既往而悟將來
也。然予以為苟不悔不悟則已。若悔於此則宜悟於彼也。反於
彼而悔於妄則宜歸於真也。况與足下外服儒風。內宗梵行者
有日矣。而今而後。非覺路之反也。非空門之歸也。將安返乎。將
安歸乎。今所和者。其章指卒歸於此。夫感不甚則悔不熟。感不
至則悟不深。故廣足下七十韻為一百韻。重為足下陳夢遊之

中所以甚感者。叙婚仕之際。所以至感者。欲使曲盡其妄。周知
其非。然後返乎真。歸乎實。亦猶法華經。敘火宅偈。化城摩經。
入淫舍。過酒肆之義也。微之微之。予斯文也。尤不可使不知吾
者知。幸藏之云爾。

昔君夢游春。夢游仙山曲。恍若有所遇。似愜平生欲。因尋菖蒲水。漸
入桃花谷。到一紅樓家。愛之看不足。池流渡清泚。草嫩蹋綠葍。門柳
暗全低。簷櫻紅半熟。轉行深深院。過盡重重屋。烏龍卧不驚。青鳥飛
相逐。漸聞玉佩響。始辨朱履躡。遙見窗下人。娉婷十五六。霞光抱明
月。蓮艷開初旭。縹緲雲雨仙。氤氳蘭麝馥。風流薄梳洗。時世寬粧束。
袖輒異文綾。裙輕單絲縠。裙腰銀線壓。梳掌金篦覺。帶纈紫葡萄。袴
花紅石竹。凝情都未語。付意微相矚。眉斂遠山青。鬟低片雲綠。帳牽
翡翠帶。被解鴛鴦襪。秀色似堪餐。穠華如可掬。半捲錦頭席。斜鋪繡
腰褥。朱唇素脂勻。粉汗紅綿撲。心驚夢易覺。夢斷魂難續。籠妾獨栖

禽劍分連理木。存誠期有感。誓志真無贖。京雒八九春。未嘗花裏宿。
壯年徒自棄。佳會應無復。鸞歌不重聞。鳳兆從茲卜。章門女清貴。裴
氏甥賢淑。羅扇夾花燈。金鞍攢繡轂。既傾南國貌。遂坦東牀腹。劉阮
心漸忘。潘陽意方睦。新修履信策。初食尚書祿。九醞備聖賢。八珍窮
水陸。秦家重蕭史。彥輔憐衛叔。朝饌饋獨盤。夜醪傾百斛。親賓感輝
赫。妓樂紛曄煜。宿醉纔解醒。朝歡俄枕麴。飲過君子爭。令甚將軍酷。
酩酊歌鷓鴣。顛狂舞鴛鴦。月流春夜短。日下秋天速。謝傅隙過駒。蕭
娘風送燭。金彫薜花折。半死梧桐禿。閨鏡對孤鸞。哀猿留寡鵠。淒淒
隔幽顯。冉冉移寒燠。萬事此時休。百身何處贖。提攜小兒女。將領舊
姻族。再入朱門行。一傍青樓哭。樞空無廐馬。水涸失池鶯。搖落廢井
梧。荒涼故籬菊。莓苔上几閣。塵土生琴筑。舞榭綴蠅蛸。歌梁聚蝙蝠。
嫁分紅粉妾。賣散蒼頭僕。門客思徬徨。家人哭伊嘯。心期正蕭索。官
序仍拘蹶。懷策入嶠函。驅車辭郊郛。逢時念既濟。聚學思大畜。端詳

筮仕著。磨拭穿楊鏃。始從警校職。首中賢良且。一拔侍瑤池。再陞紆
繡服。誓酬君王寵。願使朝廷肅。密勿奉封章。清明操憲牘。鷹隼中病
下。勇角當邪觸。紕謬靜東周。申寬動南蜀。危言詆閹寺。直氣忤鈞軸。
不忍曲作鈎。乍能折為玉。捫心無愧畏。騰口有謗讟。只要明是非。何
曾虞禍福。車摧太行路。劍落豐城獄。襄漢問修途。荆蠻指殊俗。謫為
江府掾。遣事荊州牧。趨走謁麾幢。喧煩視鞭扑。簿書長自領。縲囚每
親鞫。竟日坐官曹。經旬曠休沐。宅荒渚宮草。馬瘦奮田粟。薄俸等涓
毫。微官同桎梏。月中照形影。天際辭骨肉。鶴病翅羽垂。獸窮爪牙縮。
行看鬢間白。誰勸杯中綠。時傷大野麟。命問長沙鵬。夏梅山雨漬。秋
瘴海雲毒。巴水白茫茫。楚山青簇簇。吟君七十韻。是我心所蓄。既去
誠莫追。將來幸前勗。欲除憂惱病。當取禪經讀。須悟事皆空。無令念
將屬。請思游春夢。此夢何閃倏。艷色即空花。浮生乃焦穀。良姻在佳
偶。頃刻為單獨。入仕欲榮身。須臾成黜辱。合者離之始。樂兮憂所伏。

愁恨僧祇長。歡榮剎那促。覺悟因旁喻。迷執繇當局。膏明誘闇蛾。陽
缺奔癡鹿。貪為苦聚落。愛是悲林麓。水蕩無明波。輪迴生死輻。塵應
甘露灑。垢待醍醐浴。瘴要智燈燒。魔須慧刀戮。外熏性易染。內戰心
難衄。法句與心王。期君日三復。

題會真詩三十韻 杜牧

鸚鵡出深籠。麒麟步遠空。拂牆花颯颯。透戶月朦朧。暗度飛龍竹。潛
挨舞鳳桐。松篁搖夜影。錦繡動春風。遠信傳青鳥。私期避玉童。柳烟
輕漠漠。花氣淡濛濛。小小釵簪鳳。盤盤髻綰龍。無言款寶枕。帳面對
銀缸。姑射離仙闕。姮娥降月宮。精神絕趙北。顏色冠蒲東。密約千金
值。靈犀一點通。脩眉蛾綠掃。媚臉粉香蒙。燕隱凝香壘。蜂藏芍藥叢。
留燈重繡幕。和月簾櫳。弱體花枝顫。嬌顏汗顆融。笋抽纖玉軟。蓮
碾朱頤豐。笑吐丁香舌。輕搖楊柳躬。未酬前恨足。肯放此情鬆。幽會
愁難載。通宵意未窮。錦衾温未暖。玉滿滴將終。密語重言約。深盟各

訴衷。樹交連理並。帶結合歡同。煙篆消金獸。燈花落玉蟲。殘星光閃
閃。曙色影瞳瞳。別淚傾江海。行雲蔽華嵩。花鈿流寶靨。羅帕記新紅。
有夢思春草。無因繫短蓬。傷心怨別鶴。停目送歸鴻。厚德難酬報。高
天可逕沖。寸誠言不已。封在錦箋中。

春詞酬元微之 沈亞之

黃鶯啼時春日高。紅芳發盡井邊桃。美人手暖裁衣易。片片輕花落
剪刀。

鶯鶯歌 李紳

伯勞飛進燕飛疾。垂楊綻金花笑日。綠窗嬌女字鶯鶯。金雀鴉鬟年
十七。黃姑上天阿母在。寂寞霜姿素蓮質。門掩重關蕭寺中。芳草萃
時不曾出。河橋上將亡官軍。虎旗長戟交壘門。鳳凰詔書猶未到。滿
城戈甲如雲屯。家家玉貌棄泥土。少女嬌妻愁被虜。出門走馬皆健
兒。紅粉潛藏欲何處。嗚嗚阿母啼向天。窗中抱女投金鈿。鉛華不顧

欲藏艷。玉顏轉瑩如神仙。此時潘郎未相識。偶住蓮館對南北。潛歎
恹惶阿母心。為求白馬將軍力。明明飛詔五雲下。將選金門兵悉罷。
阿母深居雞犬安。八珍玉食邀郎餐。千言萬語對生意。小女初笄為
姊妹。丹誠寸心難自比。寫在紅箋方寸紙。寄與春風伴落花。彷彿隨
風綠楊裏。窗中暗讀人不知。翦破紅綃裁作詩。還怕香風易飄蕩。自
令青鳥口銜之。詩中報郎含隱語。郎知暗到花深處。三五月明當戶
時。與郎相見花間路。

